

丹陽縣志

ル 5

3284

14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凡 5
3284
卷 14

丹陽縣志卷三十三

藝文

題請修復練湖碑記

秦世楨

皇上御極之八年躬親庶政余奉

特敕持斧江南兢兢於興利除害所至輒詢謀規度務臻實

効以副厥任冬十月按部鎮江遂歷屬縣值漕河淺涸

舟行如蟻未至丹陽數十里有濱湖居民數百人緣岸

而號詢其故咸曰奸豪侵湖洩水為田公私交病亟求

請復余惟川澤國家利害係焉故陂之障之疏之洩之

因其自然輔以人力苟非至公禍福迥異今按練湖即

昭和十八年
八月十八日
購求

古曲阿後湖一名練塘丹陽一邑之膏液而運道八百里之咽喉也以其眾水所聚名之湖以其築堰蓄水名之塘古人非深睹得失什百相懸何爲是勤勤也蓋丹陽地踞高原勢若陵阜而長山高麓復蟠其西地亢則燥十日不雨遂成焦土及夫大雨時行谿谷驟溢則鯨噴電射水出民屋延及旁郡下地皆爲壑矣故丹陽之水無以蓄之譬如漏卮不塞枯竭必速無以斂之譬如濫觴不止淫衍必甚自晉人陳敏務修耕織故築堰四十里下過馬陵諸溪上承長山諸流匯以爲湖於是來有所受去有所留視溢乾而閉縱之是以旱不病涸水

不苦澇繞湖民田資其灌溉焉至隋鑿渠八百里以通東南之運其道正由湖側爰藉湖流爲灌輸雖窮冬水落洩湖一寸則添河一尺故歷代著爲盜決侵耕之令甚嚴犯者罪比殺人邑人給諫睦煜之碑記直指徐卿伯饒京之奏疏具在也

國家鼎新經制未備邑之奸豪猾吏因緣爲奸詭稱湖荒棄可耕取稅以益蘆課上下鼓煽遂侵佃至九千餘畝杭稔旣植勢必決堤洩水洪流奔潰原隰汨爲江湖運河壅爲沙磧今歲之澇已屬剝膚將來之旱又當蒿目而漕渠一綫且有扼吭之患矣余旣悉其弊遂躬行履

勘湖傍居民千百載道指點形勢陳說利害鑿鑿可據
即具疏上

聞下部議覆司空羅公洞矚端委勤體國郵請行督撫按
道清占業修故址以利漕蘇民遂得

俞旨依議行維時常鎮道原參議鎮江府劉知府詢謀僉同
協心將事丹陽縣吳知縣營度勤敏民咸樂趨不踰時
而修築黃金壩之功畢其餘斗門函礎亦如舊制而加
整葺焉是功既集庶幾泛濫之患息而灌溉漕運之利
永也然晉唐以來湖禁甚嚴至於明代侵佃是湖者往
往戍邊遠下死獄如吉汝孝睦完楊著等皆以追租正

法斃獄令

朝廷立法伊始姑免深論爾豪猾毋謂

國家猛於興利而獨寬於除奸復生覬覦則憲典具存新

禁炳肅執訊而窮治之安見此倖而再僥也是為記

湖心亭

聖恩碑記

賀寬

易泰卦大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
地之宜以左右民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而非有聖
人為之裁成輔相於其間則人得以私汨之而美利將
有時而不繼昔者唐虞之世地平天成府事修和而萬

世永賴由其時之聖人能於行所無事之中而極裁成
輔相之用也陽邑之有練湖也濱湖數萬田畝資灌溉
焉匪湖卽歲歲歉矣而自晉迄今千三百年間廢而復
復而廢者凡屢此曰官湖也吾得資其水以爲用彼亦
曰官湖也吾得洩其水以爲田夫兩利不能並存則必
權於多寡今練湖之興廢誠以利害之多寡計之卽盡
上下兩湖全墾爲田爲畝不過一萬數千較民田之資
灌溉者曾不及半此固不問而可以知湖之不可廢矣
而惟墾田之徒常詭其辭於增課故其說偏易行而其
事因以屢更而迄無所定先是康熙十九年奉

旨上湖高阜召墾成田下湖低窪仍留蓄水未幾侵及於下

湖蓋下湖一萬一千餘畝弊陞者已七千餘畝矣而湖
闢久廢湖惟水弗能蓄於是下湖所僅存之四千餘畝
亦被私墾焉康熙四十七年

天子軫念東南水利飭修練湖四閘然後私墾者無所容其
奸而大中丞于因有全復下湖之請且請削除弊陞之
賦額部議以下湖不可不復而賦額不可削除也

天子是之飭濱湖之用水田畝攤認焉著爲令夫
聖天子捐下湖以予民且爲捐帑建閘費及數千金其蘇松
常鎮四郡水利之所關同時而議疏議築者捐帑且十

餘萬金也而豈實實焉計此纖微之賦額乎哉顧以爲前之屢復而屢廢者由湖屬於官故爲人所得爭今以此七千餘畝之賦責認於民田則官與民交相維繫而貪利好事之徒雖欲詭增課之說以爭而墾之更不可得從此湖永存而不廢計田均賦每畝不及升許而歲以有秋穀可數石是固斯民億萬載無疆之利也然則聖天子之裁成輔相以左右我民也可謂與唐虞媲美矣於是濱湖萬民築墩湖心建亭於其上而請於蘇州太守長沙滄洲陳鵬年大書萬世永賴之碑於亭之中將使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以歌樂利答生成也而微臣生長

茲邑老歸田野慶桑梓之得所感

聖恩之罔極不勝踴躍懼忭其可無以效華封人之祝爰拜手稽首而作歌曰

乾元資始美利不言天一生水澤被甫田聖人首出裁成輔相與天地參功何多讓曲阿城西厥有練湖民田數萬灌溉之區貧人敗類倚勢漁利攘湖爲田上先下繼湖濱之士旱歲奚資湖上之民誰不怨咨鵠面鳩形流離載道誰念痾瘵繪圖入告

皇上御極四十六年巡行南國德意宏宣東南甫田賦水利爲急孰築孰疏臣當宣力維下練湖昔著成規建四閘座

蓄洩以時豪強廢湖算無遺策既毀其閘且竊其石

帝有恩綸大吏欽承相彼下湖四閘宜興奏聞

九重

天顏有喜大渙王居用輯甯爾湖心低窪計畝四千不勞餘力已告復焉並削墾田逾七千畝用水認糧公私交倚魚菱之利與民同之以保爾閘以固爾堤自今伊始人皆易慮雖或共驩莫敢覬覦自今伊始民靡有爭飲和食德訟簡刑清自今伊始歲歌大有物阜民康風淳俗厚自今伊始固於金湯從前興廢幾歷滄桑

皇帝之德天覆地載六府孔修萬世永賴

皇帝之功日引月長保合太和悠久無疆曷報涓埃湖山是築有亭翼然豐碑高矗濟濟臣鄰協贊惟勤列祠左右用表厥勳何時

六飛再幸南土人獲近光於亭之所薰風滿亭祥雲覆焉

皇帝壽考於萬斯年

湖心亭報功書院碑記

王材任

政治之行君總其綱而臣司其目臣也者導君之惠以及於民而察民之情以達於君者也昔箕子與武王論洪範九疇至於八庶徵而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

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
微家用不甯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
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其所以責夫卿士師
尹之上承天意仰體王心而勤恤民隱者可謂深切而
著明矣國家設官分職略倣有明之制凡吏治斯民者
由縣令而上之爲郡守郡守而上之爲藩臬藩臬而上
之爲督撫雖其責任體統大小不同然藩司之職主於
承宣而巡撫之名主於撫綏則其道固在乎能通上下
之情以周知閭閻之疾苦而從厥攸好而不得專以催
科爲務擊斷爲能蓋不獨郡守縣令有公祖父母之稱

號爲親民之官而已丹陽練湖水利實城西數十里農
事之所係數萬家民命之所關自康熙十九年丹徒張
少宰以私憾建議廢湖而濱湖之田十載九荒民不堪
命因民之情而復之此亦官斯土者之責也然而築舍
道旁且三十年何哉或徇於請託或蔽於吏胥或諉於
時勢而於好惡同民之道則概乎其未有聞也康熙四
十五年春山右于公由貴州巡撫簡調江南甫下車問
民疾苦首以丹陽練湖爲念下其事於藩司宜公宜公
雅抱復湖之志以有所格未能專接于公檄則大喜凡
經畫二載有奇而湖遂以復由是濱湖之民盡出水火

而登衽席焉若二公者可謂得古大臣省月從星之義矣方于公之既定謀也將入告會

聖天子巡幸江南疇水利而公得先請

旨重建下練湖四闌於是湖事不勞而定然向微于公則湖間幾何而得與於捐帑建造之中此濱湖之民所以思慕二公之德而寤寐以之弗能忘也二公既去位儀封張公奉

命撫吳三韓金公牟公李公相繼來爲邦伯湖事一如二公

政無所變更且爲之補苴罅漏申嚴約束以益計久遠而翊贊維勤者郡守則嘉興陳侯縣令則三韓楊侯石門曹侯邑丞則三韓楊君湖民皆佩其德弗能忘乃作

四祠於湖心

聖恩亭之左右以報厥功而視其職任分上下焉首中丞次方伯又次郡守又次令丞工既訖而余宗姪鍾山適令茲邑益修湖政式光前賢邑文學湯諧又勤勞湖事之人而余之故人也素爲余言復湖本末頗詳且以余之辱從于公暨張公游也乃於是並以書來請余記其事余惟世運方昌則賢才會合若數君子者後先一德上下一心蓋真能體

聖主如傷若保之忱協小民畢雨箕風之好以無負卿士師

尹之責而民之感之至於如此則又可以見人情之易化循吏之可爲而皆不可以無記也於是乎書

邑侯王公湖心亭功德碑記

姜朝勳

丹陽縣治之西北抵大河南抵香草河綿亘數十里而居者村落二百餘所煙火萬家爲田四五萬畝苦於地勢高阜塘池鮮少其水利皆仰給練湖而練湖往往被豪強奪佔成田興廢不時民罹其害先高祖太常公致政家居常力持興復之議告諸當事績用有成且刊湖漕成案一書以著利弊垂久遠而西鄉之人不忘先太常之德爲建祠縣署前其昔之來吏茲土有功於湖者皆載在成案雖更百世可考而知也乃

國朝定鼎以來湖又經三廢而三復三復之後而值邑侯王公莅任時則豪強奪佔之謀復起其說以下練湖一萬一千畝有奇濱湖用水民人納賦於官者七千畝有奇不納者四千畝有奇以爲罅隙可乘而不知七千畝有奇之納賦時本於從前報墾之額未便削除而非朝廷之必欲徵湖賦於民也然而貪人敗類實繁有徒前政寬容莫知懲創奸胥猾吏更相朋黨以搖惑上心此四千畝者已岌岌乎將有不保之勢四千畝不保則全湖且爲之搖動而惟我公廉明正直不爲利疚有託勢

要以數千金動公者公面叱之曰此丹陽西鄉億萬生靈世世無窮之利吾豈可以貨取而敗乃事耶於是益嚴禁令大破藩籬凡假公濟私以覬覦此湖者公皆力請於上繩以法無貸然後斯湖之復得以維持永久而其受治於公者亦復俛首帖耳悔心易慮而莫敢復萌異志也從來稂莠不翦則嘉禾不植寬猛相濟政是以和如公之惠我湖民列諸古循吏傳中其風格不在東里子產下而豈姑息養奸者之所能測識哉余薄宦秦中十載桑梓遠隔當康熙四十六七年間側聞一二賢大臣與司牧諸君子協力復湖嘗以不得稍參末議上

繼先太常之志爲憾於時謬叨薦舉赴都待命乘間歸里省親而西鄉之人方相與建閣萬壽亭左用答公貺余表叔文學湯諧又編輯練湖歌敘錄續湖漕成案之後謂余日子其爲文以記我邑侯王公之德勒珉閣上俾來者有考抑亦太常公之志也余唯唯不敢辭爲志其大略如此而其節目之詳則盡載歌敘錄中自今以往億萬斯年述湖事者於公之功弗可誼也已

重修黃金牖暨改建張官渡牖碑記

陶澐

舉江浙兩省二百數十萬之漕濟之以一衣帶之水而

又據最高之地當方涸之時無他水可挹徒借江湖潮
一不至卽船膠於陸萬夫牽輓行日以寸尺計使者火
符絡繹有司戴星奔走而汗流幸而濟泥與潮俱歲一
濬五歲又大濬而堤日益高土不能遠運就堤塗附不
移時還復爲灘膠如故此今日徒陽之運道情形也可
不爲之長慮而深計哉丹陽練湖本曲阿後湖晉陳敏
遇馬陵溪引長驪諸山八十四汊之水以溉雲陽者也
自唐齊澣鑿京口路通江而租庸轉運悉由此練湖之
水遂更爲漕利每湖中洩水一寸卽爲運河一尺歷代
以來盜決侵耕之禁甚嚴無如近湖之民往往盜湖爲

田當劉晏築堤橫截時湖已有上下之分迨上湖盡改
民田而下湖蓄水益無多矣有田之民遇盛漲輒決之
使入運河北漕至已無水可洩而黃金牖者分上湖之
流由范家溝入運河尤咽喉所係今廢爲土埂夏啟冬
閉濟運之說爲虛練湖還歸於無用嘉慶二十年春余
以視漕南來會奏請建牖修湖議者難之僅於丹陽北
二十五里之黃泥壩建牖蓋因明史言黃泥壩舊有牖
太常少卿姜志禮嘗請修復故泥其說謂可資漕洩耳
不知黃泥壩下之水道源於黃金牖上之莊前河不治
其源則其流不裕而黃泥壩北高南下練湖由范家溝

入運在黃泥壩之南設牐於此則水益趨下安能迴瀾以濟上游之急是未明於地勢而顛倒位置者也蓋其時練湖之廢久矣一望荒煙蔓草憚於修濬黃泥牐之建不過稍以節江潮之直下而已初未計及於練湖之能濟運也道光五年余自皖持節撫吳迄今五載每遇挑河之役必親自臨蒞往來徒陽間籌度者數矣竊以爲濟運之策莫如修練湖而修練湖之益必自黃金牐始俾收洩有資馬陵水來不致從范家溝直瀉入運而湖水之源裕矣以次移建黃金牐於切近湖唇處使湖水開放後足資擎託而運河之水可以迴濟上游矣因

於奏事之便附陳利病欽奉

硃諭妥籌經久之策適值上年回空阻淺乃築土壩於黃泥牐之下游而掘黃金廢牐土埂以放練湖之水漕因得濟河水長至二尺或一尺數寸湖水方消二寸六分耳然後嘆前人所云洵非虛語而有成法而不知用之大可惜也商諸節相襄平蔣公僉謀偕請得

旨俞允以鎮江趙守光祿董其事復黃金牐於舊址丹徒吳令浚任之徙黃泥牐於稍南五里之張官渡丹陽朱令清耀任之方伯梁君時往督視焉起工於三月十一日告成於六月十七日旣堅旣緻有翼有嚴徒陽之累稍

有豸乎至於練湖地勢正以居高得臨下之宜祇須加
埂不在多濬而湖之東岸每遇大挑之年積土已高惟
南岸宜加築耳西北二面則侵盜之禁宜嚴也其張官
渡以下之南薰呂城各牐亦蓄洩所必事並志之以俟
後舉

蓄練灌田記

趙光祿

練分上下二湖西南堤外仰資於湖之田凡四百二十
頃有奇康熙四十七年撫院于公勘明堤內弊墜田七
十二頃有奇題請悉數剷削還湖蓄水額徵地丁米麥
均攤在堤外各田完納是因得沾水利攤糧納賦豈可

任其牐壩傾圮歲患旱暵至上湖丈見之田五十九頃
有奇既經題准令民佃種又豈可任其山水衝刷歲被
淹浸余自丁亥歲出守潤州奉大吏命籌辦練湖屢往
查勘諮詢村耆僉稱下湖堤外四萬膏腴仰資湖蓄自
黃金壩歲有沖決失灌溉之利上湖之田又因山水驟
發宣洩無資無歲不洩久成瘠土余慨然曰審是壩決
則下湖之田苦曠壩築則上湖之田苦澇必須建立閘
座以時啓閉庶幾曠澇無患尋勘黃金牐故址白於大
吏奏請修復責余任其事焉余廬居三月或扁舟泛於
湖之中或匹馬巡於堤之上往來周歷審察地勢釐定

善後章程黃金闌下版七尺爲度上湖無淹浸之患下湖免曠乾之虞勸諭鄉民循照舊章按田派夫運取淤泥培築湖堤自頭函以至九函重運竣後啓放灌田白露節後嚴行封閉仍視函外田畝之多寡定以放水之時刻庶涓滴不致虛耗復恐濟運之時宣洩過甚酌留一半俾資灌溉田疇並勒石黃金牖旁申明盜決侵耕之禁一一陳明大吏均如所請客歲天時亢旱上湖之田大獲有秋該村民等咸謂數十年來所未有下湖堤外之田均資霑溉悉慶豐稔今歲春間密雨兼旬山水驟發亟令啓版放水上湖之田得免淹沒此黃金牖旣修之後有益農田之效如此因記之並繪爲圖跋

丹陽重修文廟碑記

荆汝爲

事有當爲而不能強人以必爲者一人爲之而眾情悅焉眾議翕焉同然之隱觸於觀感者深也吾邑文廟建於宋歷代修理不一至康熙五十一年重修迄今已越百載傾圮殆甚夫以文廟之重待修之急遲之百年之久何歟蓋時之所值與地之所處萬有不齊而事之難易亦於是乎見邑素稱繁劇蒞茲土者簿書鞅掌勞勞無片刻閒而民又貧甚且事莫難於圖始亦莫難於慎終興學校崇教化守土者之責也鳩工庀材經營協力

都人士之責也守土者曰有都人士在都人士曰有守土者在事以相委而相疏相待而相左大類如此邑侯春波徐明府甫下車卽思有以新之因入

覲未及遞舉越年餘諮於廣文巽穀左君曰可愛集邑紳士倡議捐廉欣從樂助共得金若干兩而經理一切尤難其人乃舉魏君晉輝爲之董魏君不容辭亦不敢慢自邀一二同志勉襄厥事始於辛未六月九日迄癸酉五月告成其間呼將伯策惰工籌有無謹出納甚至斧資告匱設措應公閱數十餘月終始不倦者實惟魏君於是大成殿崇聖祠兩齋戟門明倫堂東西兩齋尊

經閣櫺星門月課所青雲門文耀樓名宦鄉賢祠敬一亭文昌閣美而奐者十數所牆垣式廓縱而增者八九所月臺丹墀筆山外屏壁以石培高並厚聿壯其觀中唐左右義路周行無偏無頗如砥如矢而几筵博山諸器增設無算過而覽者竊於流連想望之中寓愉悅歡欣之意或曰是役也眾擎舉之百工司之亦循例捐修之事似非難之又難者不知圖始難慎終更難向非明府慈祥愷惻克信於民則百餘年傾圮重要之工值地瘠民貧之境輸將不繼仍不能修非明府於諸紳士中舉任勞任怨之魏君總司其事雖修亦必不能妥且速

今乃巍然奐然而眾情悅焉眾議翕焉合邑之捐輸明府倡之也魏君之慎事明府任之也興學校崇教化實於此基之是烏可以不記

重修文廟碑記

周玉瓚

歲丁亥邑人士修葺文廟壬辰冬告成因書碣以誌其事循舊也先是仲秋設奠先師有司入廟諸生與焉見殿柱有蠹損者時又驟雨新霽屋多漏痕而地且沾溼因請於邑侯集諸紳士議揭其上而更覆之且易一柱估費二千金至期啓瓦則椽已腐敗盡啓之而腐者相屬延及榱棟又以斧試殿柱則朽蠹幾半蓋費將數倍

而勢且不可已也於是邑侯朱捐廉首倡兼爲勸諭而城鄉之集而觀者咸悚然相戒欣然樂輸積貲至五千餘緡乃得次第而從事焉是役也工莫大於大成殿計易椽者千易瓦者萬易棟三易柱十二又易兩廡階石若干以次及戟門尊經閣明倫堂文曜樓敬一亭東西兩齋鄉賢名宦諸祠皆丹雘而黝堊之櫺星門石梁不稱易而大之泮池汗塞濬而深之宮牆之傾者築之卑者高之學門舊有石坊爲更建之士神室敝爲更造之添植樹木芟蕪荒蕪葺修增新必慎必固當其議卽定而費忽增也聞者莫不爲慮而董事姜文學武晉輒慨

重修丹陽縣志 卷之三十三
然任之而事亦無不集者非有見於所繫之重耶聖人之教與天無極修葺之任後必有踵其事者故誌其興議之由而詳其工作之處使後之人有所考也瓚硯食京江未獲從事於後諸君以記見屬因書其始末如此若夫教化之本祀典之重前人詳矣茲不更及云

重建文廟碑記

任履南

聖天子御宇之二年命大臣親率兵弁克復江蘇各省粵氛大定大臣愼簡州縣官撫瘡痍修廢墜凡百諸務次第舉行丹陽文廟素稱整肅毀於兵燹行道嗟咨邑侯秀水金蘭生集諸生謀僉日俞乃鳩工庀材尋以期滿解

職去未及歲事臨淮進邑侯琴溪甫下車規度經營不懈益虔越二載而大功告成嗟乎今之爲司牧者重催科輕撫字其有意學校之教而黽勉從事者蓋已鮮矣至於籌經費於支絀之秋課工作於繁劇之地經權互用身心並瘁者爲尤鮮若干清議而不搖忤上官而罔恤置毀譽失得於度外毅然爲其所當爲則尤鮮之鮮者也如吾進邑侯者豈非知大體急先務者歟可不謂賢哉可不謂賢哉抑子又有說焉敬教勸學之道具見於經史及諸儒先文集非徒弄筆墨侈科名已也時當清晏則興仁讓習禮樂以淑身而爲一世範設遇緩急

卽致命遂志成仁取義無貽君父憂而爲庠序羞此則
國家期待之意師儒董勸之法而凡爲士子者尤不可
以不振興而淬厲之也工將訖功命履南爲之記予快
覩清時之盛舉而樂茲事之有成也遂不敢以不文辭
是役也經始於同治五年落成於同治七年凡棟宇之
制若干楹桶之數若干丹堊之飾若干此不具載惟倡
其事者金邑侯鴻保成其事者進邑侯常五襄其事者
嘉定錢廣文士鑣董其事者同邑歲貢生孝廉方正徐
錫麟舉人候選知縣束應椿皆當敬書之以詒來者子
亦承乏大賢之末列名於後竊有榮施焉匠氏范其姓

鶴鳴其名例得附書

增廣學額碑記

任履南

皇帝登極之二年

命大臣出師勦滅粵匪越明年次第削平遠近清肅乃大沛
恩綸與民更始旣寬減田賦仍增廣各府縣學額職等援例

詳請奏

聞文額縣學廣十名府學廣四名武額亦如之蒙

恩俯准永永年代垂爲定制職等恭逢

盛世幸沐

洪恩爰勒碑明倫堂左隅志其顛末昭告於後世多士期無

負

聖天子作人之意

職

等亦與有榮施焉詳請奏

聞者知府銜署丹陽縣知縣事金鴻保丹陽縣學教諭朱應揚丹陽縣學訓導錢士鏞府同知銜江沛國子監典籍銜卽選教諭舉人任履南六品銜孝廉方正歲貢徐錫麟候選知縣舉人東應椿

疏浚內城河碑記

匡守勤

自古創事難因事亦難圖其事而使人共樂其歲事則尤難故善作者不必善成也善始者不必善終也況在闔邑之公舉開河之重務其爲費也鉅其施功也博其

志不能同其謀不能協且或限於官制隔於私情阻於時而迫於勢乃欲舉數百年廢而莫舉之事一旦舍其舊而謀其新自非有人焉矍然興起任勞任怨有游刃有餘之才有堅忍不拔之志其何能思艱圖易而羣然相與有成哉陽邑內城河自明嘉靖年間建立城垣設有四關西受湖水東聯漕運北通九曲之潮南接香草之流融會貫通匯注於斜橋維時館驛設於城市空重糧艘由東北兩關通行官舫民船由城內支河出入河道深通公私利賴迨萬曆戊子年間前令周公應鰲深浚外濠自西至東亘八里其寬廣加於內河數倍並移

驛城外自是漕運往來一切舟楫俱由城外行而練湖香草二水並達外濠由是內河歲久漸淤西南兩關湮閉河流不遶內城僅通東北一綫秋冬枯竭勺水如金國朝康熙丁丑年乾隆丙寅年前令馬公光裕高公聯登先後設法疏浚均未竣事嗣後惟憑東北沿河入鋪居民各出捐資僅將此一綫之河分段略爲挑挖然亦旋浚旋淤迄今瓦礫煤渣積成高阜河中捷徑便於橋梁水潦之年民房陰溝埋於河底家家苦澇旱乾之日無水可飲均往外河汲取日用維艱有識者心竊憂之久矣嘉慶己卯冬賀子培因周子起涓集同志二十餘人

悉心籌畫度事所宜具有條理又各出私緡若干爲經始費置酒凝真觀以禮敦請各行各鋪暨鉅室大姓商賈過客愷切勸捐眾皆量力輸資傾誠相助謀議旣協於是告之於耆老鄉先生以及都人士皆曰可爲之具狀於縣縣尹徐君學瀚據情轉詳郡守羅公琦兵憲王公逢源均爲出示曉諭而董事諸君慮同志之或懈也卽於是冬之季興工以端其始迄道光甲申閱五載而歲其事是役也其浚河則一千五百二十餘丈河之面底丈尺視兩岸寬狹爲之挑深自七尺至丈餘不等與外河底平其瓦礫則倍於泥土且泥灘水口先用散夫

挖取一切鋤鉞畚鑿器具損耗甚多更河窄岸高土浮易卸有已成而復挑者其各灘各口亦有活土神沙旋挑而旋漲者故爲日久而費至鉅其出土則於空曠處所置買菜園隙地於民房道路無所窒礙永作堆基一以省運至城外之費一以備後之撈浚者堆積有所其夫役則出自鄉民冬春農隙之際更兼時值荒歉以工代賑踴躍樂從而歷任縣尹熊公祖源王公青蓮許公乃大蔡公維新以及丞倅張公嘉琳李公邦惟俱不時到工彈壓更僉幹差分段督率以是積年無誤其橋梁則拆建者五補修者六舊日房屋侵佔河身酌爲津貼

清讓者二十餘戶鳴鳳關一帶排篷柱木佔碍疏挑自行拆卸改作石駁者一百十餘家準以情理需以時日各無怨言其收捐則除躉欸外各方鋪戶俱係零積茲二十餘人者分段承值每日收取每月繳公截至冬令興挑倘有不敷先行墊給勿致要工中阻統計五六年來計收捐二萬三千餘緡人喜捐數之多之足以濟而余更喜經理之得人使錢不虛糜工歸實用且董其事者委曲紆徐觀時而動動合機宜一念之誠孚於眾志成樂爲依助以觀厥成而當其興舉之時成敗利鈍禍福毀譽舉所不顧則誠所謂以堅忍不拔之志佐其游

重刊丹陽縣志 卷之三十三
刃有餘之才而終能底於有成者也現在四關潮水一律深通非獨旱潦無虞而舟楫通行商民稱便厥功豈不偉哉惟是陽邑河流一綫俱憑大江潮汐往來流沙淤墊在此日之經營功幾等於開鑿然事之難而莫可必者今既已行之矣是在後之善舉者仿其事而爲之或數年撈浚一次事少功倍庶可無閉塞之患而水利永爲有益矣因備紀其事爲列董事之名於左而捐輸姓氏度支出入均載之於碑陰云

重濬內城河記

林福源

丹陽內城河濬自道光丙戌距今同治癸酉四十有八年荐遭兵火填塞逾甚邑令王君蒞任數月慨然傷故道之就堙痛民生之不便亟召紳耆孝廉方正徐錫麟截取知縣何寶儒候選訓導冷宗勳舉人孫銘文生束世清職員胡巨鰲等悉心籌畫商同各鋪戶計業均輸分行各貯日積月要不覺其苦經始於同治八年三月初日蕝事於同治十二年四月中浣計河一千四百七十九丈城外支河三百七十五丈用費二萬二千二百五十六千八百二十八文王君卸事後歷馮君趙君張君莫不一體同事相與有成橋梁以次修葺水門因時啓閉北受江湖西引湖水舟楫來往商民便之於是經

重修丹陽縣志 卷之三十三
事者屬予爲文以記其事將勒石於東嶽廟之右壁以告後世焉

梁寶寺記

荆履吉

丁橋在宋時輿地大今十倍而寺觀之最著者有二焉其一爲太霄觀係丁令威故居其裔捨宅爲觀劉漫塘先生嘗作碑記後燬於火碑亦不存惟文載邑志考古者得資流覽其一卽梁寶寺創自梁大同間以誌寶禪師得名爲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院宇宏敞羅漢松一株數百年物寺亦屢有興替而舊跡不改卽今之巍然獨存者是也戊午夏日寺僧纂修宗譜禪友磬峰徵余

記將付剞劂氏夫寺之設以奉佛也佛之來自西域夫人知之而梁之誌公實爲禪門法乳自梁至今越千餘載住持斯寺者難以更僕而如誌公之道行邈不復覩豈古今果不相及與然吾聞雍正乾隆間寺僧有達源者精修梵行邑令甯君嘗以道德超羣四字額之又其裔普雲工書畫與吾族芷衣先生往還亦異乎今之爲釋者矣余嘗讀書寺中其地川原秀美前有小橋曲池環繞左右寺西土阜可以眺遠俗傳爲侯景墓侯景者梁之逆臣未克令終安得歸骨此間墓殊不足信吾舅氏玉溪先生著說辨之今寺在丁橋西一里南有豐巷

北有寺巷余核諸往日基址固不分畛域村民刈田屢得古瓦瓶及宋時崇甯通寶大錢蓋宋之丁橋廣袤數里豈今日可與較長絜短哉所慨者同時並稱之太霄觀僅於荒煙蔓草間憑弔遺址發思古之幽情而世之客遊斯土留連信宿則區區蘭若猶足稅高人之駕而夕梵晨鐘宛同棒喝是則吾里之有此寺亦磬峰所當迴憶先澤而克纘前徽也已余既諾其請遂援筆而記之

梁昭明太子文選序

式觀元始眇覲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出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甯有椎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文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苟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自

茲以降源流實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抑鬱之懷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途漸異退傳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竝驅頌者

所以遊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歎舒布爲詩旣言如彼總成爲頌又亦若此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誅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誌狀眾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竝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翫作者之致蓋云備矣余監撫餘閒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

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
蓋欲兼功太半難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
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
夷加之翦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
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
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
狙邱議稷下仲連之卻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
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
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
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
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
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
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遠自周室迄於聖代都爲三
十卷名曰文選云爾凡次文之體各以彙聚詩賦體旣
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

河嶽英靈集序

殷璠

梁昭明太子撰文選後相效著述者十餘家咸自稱盡
善高聽之士或未全許且大同至於天寶把筆者近千
人除勢要及賄賂者中間灼然可尙者五分無二豈得
逢詩輒贊往往盈帙蓋身後立節當無詭隨奈何詮揀

不精玉石相混致令眾口銷鑠爲知音所痛夫文尙體
要編紀者能審鑒諸體安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論其
取舍至於曹劉詩多直致語少切對或五字並側或十
字俱平而逸價終存然挈餅膚受之流責古人不辨宮
商詞句質素恥相師範於是攻乎異端妄爲穿鑿理則
不足言常有餘都無比興但貴輕豔雖滿篋笥將何用
之自蕭氏以還尤增矯飾武德初微波尙在貞觀末標
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聲律風骨始備
矣實由主上惡華好樸去僞從真使海內詞人翕然遵
古有周風雅再闡今日璠雖不佞竊嘗好事常願刪略
羣才贊聖朝之美爰因退迹得遂宿心粵若王維王昌
齡儲光羲等三十五人皆河嶽英靈也此集卽以河嶽
英靈爲稱詩一百七十首分爲上下卷起甲寅終乙酉
論次於序以品藻各冠於篇額如名不副實才不合道
縱壓梁竇終無取焉

頌宮春雨詩序

唐 鵬

丹陽學宮隘滇南張侯鳳翽闢之工未訖擢去濟南谷
侯嗣興繼夙夜圖維厥終增厥式廓不期年而獲考旣
而相諸櫺星亢於西市曲阿亘於南衢練湖環繞於左
右師模若崇士氣若擴邑人因爲之謠曰朝采芹暮采

藻疇俶疇終俾我行也噉嗣是疊相詠和彙成卷帙命曰頌宮春雨以視谷侯侯避席日茲維前人之勞小子不敢隳嘻小子何力焉使量人王傑如郡授簡於唐伯子先是都憲宜興杭公符卿紀績維諦伯子不述序曰余聞之職能振敝爲勤業能繼成爲和樂成事而道之爲厚厚不遺德和不違恭勤不襲故以牖民於道政教之洽也夫頌言頌也所以頌政教也政教攸出若之何後之昔先王之興學也東膠西序春弦夏誦以達於里巷迨其季也博士倚席不講鞠爲園流爲潦是故學校者盛衰之會也若之何後之今觀於斯役民不罷勞公不糜費開作有經矣前功無廢後觀無侈交承有義矣及觀於斯文宓治任人巫治任力頌有典則矣君子以是難之與鄭子產作邱賦爲國人謗開之難也楚子文傳政於子玉爲賈不賀而子玉敗承之難也魯僖公泮水之頌不免於夸頌之難也然則三難者可無憾於斯也已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張侯有焉無棄爾勞以爲王休谷侯有焉其詩孔碩其風肆好邑人有焉王傑曰吾民其洽乎書諸簡端而還

湖山聚樂卷序

姜寶

貫山商公司訓我丹陽且六年比轉瀏陽學諭將行製

重刊丹陽縣志 卷之二十三
湖山聚樂圖卷過我山中之廬請言爲贈予曰嘻有是哉公文行非他師可比數我諸生蓋無不依歸公者圖卷乃公自製贈言亦公自請也此非諸生者之過歟公能正己造士其聲望巍然在人我嘉山練塘方藉公以爲重諸生者之因公聚而樂也亦實因公以道義爲樂而非若他公者徒以流連光景爲樂也予每過從公領公之論時有契於心予子士麟士昌皆嘗及公之門蒙公與其進昌幸取進士爲郎官麟卽未如所期以公之教亦嘗試國子生第一人予被論勘應天聞公欲爲申理於所厚善侍御唐君唐君卽不如公言公固能知予

固欲有所施於予予卽已甘投老然於公之知予且欲有所施於予也終亦不能忘於心茲行也公卽不自請予猶當有以贈公況其自持圖卷以請請又遠自踵門也歟諸生者殆以予方杜門欲忘言於所泛應而不知予之於公固自不能忘言也公武陵人武陵有桃源焉公所自樂蓋取諸其鄉而足矣又公楚人也楚又有衡嶽洞庭之大觀視我嘉山練塘邱垤爾沼沚爾捨其所大觀而將不忘乎吾之邱垤與沼沚也得非以風雩浴沂之樂其寄興甚遠公之與我諸生聚樂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今而後諸生者仰衡嶽洞庭之高深於以思

公於武陵桃源間其殆猶古來遊聖門者求東山泰山之高觀於海之大而不能遂忘情也歟此或諸生之意而予所爲致望於將來者也既嘗和公韻賦贈一章書諸卷而於圖之首輒又序之如此

盡忠錄序

楊一清

宋以忠厚立國禮義養士金人猾夏之初少陽陳公與布衣歐陽澈首以忠諫死其後死封疆死行陣死沙漠者不可勝紀雖天理民彝之在人心皆其所自盡者而深仁厚澤之所敷遺明效大驗要之不可誣也顧諸臣皆死賊慷慨負義乃所甘心焉少陽死於姦相其本心

豈欲至是其所遭際然耳蓋方是時用事者偷安畏懼不日遷都則日割地可定大難安社稷者惟一李綱羣小嫉之如仇以張魏公之賢亦嘗劾綱而佐汪黃少陽以死爭乞用綱決策征討力排割地之說其見惡時相固宜向使其言獲用綱不斥去則宋不南社稷不墟中原不左衽少陽死李綱斥宋之不競不待智者而後知已於戲古之以諫死者逢干皆世臣與國同休戚少陽尙爲諸生未沾一命徒以區區一寸之忠不能自默至於死不悔不尤重可傷哉或疑少陽率諸生伏闕論天下大事涉脅持之嫌使姦人指以爲名卒陷大戮揆之

重刊丹陽縣志 卷之三十三
中道若有未安殊不知事有緩急漢文何如主其時何時
時誼不能從容納說乃於立談之頃輒爲人痛哭少陽
遭時孔棘國存亡在呼吸間救之不得不急君臣大倫
根於天性父母之讐不共戴天言出而死有所不避此
少陽之所以爲忠也少陽姓陳氏東名少陽其字潤之
丹陽人高宗追念其忠贈秘閣修撰近丹陽太學生孫
育得所謂盡忠錄者質之鄉進士陳君沂屬編次焉乃
請於丹陽令申君理刻以傳錄曰盡忠蓋因宋丞相綱
之孫大有所序舊名用高宗賜錢詔中語也育緘書京
師請予序昔唐何蕃叱六館士不從朱泚之亂且顯名
當時韓愈氏亟稱之況少陽精忠大節若此今讀其書
猶慄慄有生氣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是烏得無傳傳亦
何假於序而後人仰止先進圖其不泯事關風教不可
以不書於是乎序

骨馨錄序

賀世壽

萬厯間鯁言直諫之士後先無慮數十百人上者奇節
孤忠進而揭彝常於日月退而禪鄒魯之席提一鐸喚
後生酣夢若而人姓名當共天壤存矣其次或觸事敢
言或守官不屈或識微慮遠預折宮掖之奸或碎首裂
麻力清城社之蠹朝廷一有缺事隨有批鱗之牘宮府

一有佞人旋聞請劔之章至今浮雲不終蔽日凝陰不至堅冰不可謂非諸君子危言力也然諸君子以勁氣扶國家而先帝亦以勁折之白日雷霆幾同鼎鑊諸君子朝於鵷鷺夕於松桂甚而投之瘴鄉付以獄吏噫極矣而前轍見摧後來愈勁先帝不欲褻用其天威又姑以寬柔馴伏之其甚拂者乃鑕其官第概束之高閣而已是以終萬厯朝諸君子一斥無復陟天路者及先帝上賓而憑几之詔又未嘗不眷眷於林泌諸臣貞皇帝遵遺詔一月而環海龍潛鳳隱之士將畢集於庭奈升遐遽促如優曇花僅一現耳故當時莊士清流亦有未

離空谷承前席者逮我皇上聖澤汪洋景運昭鑠凡以言獲臯諸臣無一不再睹天日今盱衡清軌華貫中大半昔年竄嶺投湘之士吁沮謬譎之用於其身而裕豐芑之貽於我后竊窺先帝之睿識遠矣蓋謂此犯顏極諫者其材松柏也受命於天者獨優矯矯歲寒芳烈不改若豈以爾公爾侯動念也者吾將收其用於燕翼以貽數世利姑委之飽霜雪焉卽令歎漢文恩薄吾何恤至於今戢戢岩澗畢勝大厦之任柱頽障傾卒免王室於漂搖而後服先帝之睿識誠遠也吾師養沖先生直聲大節震天地凜凜霜十餘年家食蒼生想望其一出

而適逢盛際朝宁方虛左待先生乃卷阿未賡鵬鳥先賦朝野驚悼不勝棟梁折矣之歎雖然先生卽騎箕返天上而前後封事中推轂諸賢今多躋陟大位則固已用先生之言矣至於華顛刻厲終始完節厲懦激貪聞聲興起則先生何必位厭其德而自有不朽者存矣聖明追卹首及先生特晉先生官太常詔下歡聲雷動先生生平不惟標映人寰直已上徹天鑒國家卽不得先生持世之用而藉以風世於無窮則先生雖一壑猶千古矣先是吉水鄒先生入卽以贈卹諸臣請嗣是南北臺諫相繼言之昨歲業蒙恩卹馮慕岡若而人搜採未

博芝寶尙遺今年夏月當事復以先生及諸君子請詔從之凡卹者百餘人計先後鯁言直諫之士無不在記錄闡揚中吁今日之表章不可謂非先帝遺意而非聖明天縱亦不能善繼先帝之志非吉水先生屢請於朝高邑先生力持於上亦何能邀恩若此雷霆雨露同是生成三際九幽並啣高厚凡我王臣靡不鼓舞先生令子清源通彙請卹諸疏付之梓人署曰骨馨集而問序於余余泣然流涕嗟乎余初謫歸里時江以東芳蘭崇桂蓋充牣幽谷云十年來今歸然靈光者幾何人哉當先生一尉十餘年不調而愚亦斥不復里中人竊笑之

重修丹陽縣志 卷之三十三
少年至以吾黨爲戒亦有父兄以是戒其子弟者嗟乎
人知尉之賤而不知尉之貴及見今日先生首膺渥恩
而向之笑者亦回舌附和曰人不可不自樹立嗟乎人
樹立豈待尊官哉乃流俗之見則若此矣然則皇上風
勵之典又惡可已也清源忠厚世其家間關數千里叩
闥請卹一時暫格竟獲伸其志諸君子獨先生有子矣

送光空上人尋師序

賀國璘

叩門來者癯然一僧傴僂憔悴蓋殺人稠人中報父讐
爭死詣獄之黃孝子洪元也余傳孝子不及釋歸以後
事孝子曰匹夫犯天子法無生理今之生者豈洪元哉
立雞髮爲僧稱光空光空作苦行行腳今三年矣余向
人言人能提斧稠人中殺人此其念不可以一轉轉則
退心生事鮮有濟今光空持此不轉念之一念於以入
道無難者光空聞是言而顧我又別我去將求師而證
道也余曰是莫如從生庵遊生庵者前孝子賀合虛遭
家多難流離萬里志不返顧而生道心今已得道光空
從之遊宜爲入室弟子也夫前此備極刑陷黑獄蛆蚊
攢集人鬼半交百穢外蒸怪病內作孝子此念不轉性
光瑩然天下可以入道者孰如光空天下能引光空入
道者又孰如生庵哉持此謁生公首肯矣

曲阿詩綜序

陳嵩慶

文獻之所關大矣哉一代之文獻一省有一省之文獻一郡有一郡之文獻一縣有一縣之文獻徵文考獻不遺於一縣而於天下覽其全受業弟子劉時庵稽古力學口不輟吟手不停披而尤究心於邑中掌故嘗著有丹陽文獻考一書而先以其詩綜詞綜請余爲之序謀梓之以問世大矣哉不可謂此舉非文獻所關也余閱其所輯之詩始於漢而迄於近時文人上下數千年間作者幾及九百餘家雖邑中之文不僅係於詩詞邑中之獻不僅係於卷中作者而先輩古人傳集已

得十之八九作者稱是其文其獻與丹陽文獻考一書不更相爲表裏哉且生之所輯者凡邑之忠臣孝子義士名儒有篇什流傳者必爲錄之而小傳敘之尤詳若漢之包咸吳之顧禮唐之桓彥範殷璠實流傳無詩非錄之有所遺也而詩以人傳之旨寓焉所輯之詩凡有關於山川名勝古蹟遺問必錄其詩大旨以表揚忠節闡發潛隱爲主而一切風雲月露緣情靡麗之章概從其略而人以詩傳之旨寓焉然則作詩之人卽一邑文獻所關而所錄之詩誠與一邑文獻相爲表裏也至所錄之詞蘇辛與秦柳兩體並收詞本詩人之餘技而所

重刊丹陽縣志 卷之二十三
收之詞人皆所收之詩人不又與詩相爲表裏而繫一
邑之文獻哉先刻詩綜詞綜而問世而丹陽文獻所關
余日已得十之八九作者稱是閱是書者可燭照而數
計也已將採風而閱是書者亦可得其意旨之所存也
已由是以一縣之文獻滙之爲一郡一省之文獻而天
下之文獻不基諸此哉吾知此書之行可爲丹陽文獻
考一書先行之嚆矢矣生其勉乎哉生其勉乎哉
贊

延州來季子贊

蘇軾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以
讓國聞於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子期伐
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
辜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時去壽夢卒
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兵季子何其壽而康也然
其卒不書於春秋哀公之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
勾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吳吳王許之子胥
諫不聽則吳之亡形成矣季子觀樂於魯知列國之廢
興千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亡三十年耳而謂
季子不知可乎闔廬之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
是季子德信於吳人而言行於其國也且帥師救陳不

戰而去之以爲敵國名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少專矣救
陳之明年而子胥死季子知國之必亡而終無一言於
夫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胥以闔廬霸而夫差殺之如
皂隸豈獨難於季子乎嗚乎悲夫吾是以知夫差之不
道至於使季子不敢言也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
皆不死者也江左諸人好談子房季札之間有以也夫
此可與知者論難與俗人言也贊曰泰伯之德鍾於先
生棄國如遺委蛻而行坐閱春秋幾五之一古之真人
有化無死

睦嵩年世經堂詩引

賀世壽

自余之歸田也每感友聲而喟索居如嵩年氏閎通茂
美嘗有意其人時從縑素側理見其筆墨淋漓氣韻雋
上歡情遙接而已嵩年讀太史遺書雄視著作之林談
遷世業自堪不朽尤工詩及書法今其詩具在凡已經
古人吻者嵩年不屑道纔脫嵩年口又必能起古人令
其心折卽臨池具有神解不規規逼古貽笑書奴卽以
嵩年書評嵩年詩髣髴龍嘯天門虎卧鳳闕之鉅觀此
余所私之爲韓陵片石而不敢不引共於百尺樓者耶
題

題湯大行殿試策問下

王守仁

士之登名禮部而進於天子之廷者天子臨軒而問之則錫之以制皆得受而歸藏之於廟以輝榮其遭際之盛蓋今世士人皆爾也丹陽湯君禮敬登宏治丙辰進士方爲行人以其嘗所受之制屬跋數語於其下嗟夫明試以言自虞廷而然乃言底可績則三代之下吾見亦罕矣君之始進也天子之所以咨之者何如耶而君之所以對之者何如耶夫矯言以求進君之所不爲也已進而遂忘其言焉又君之所不忍也君於是乎朝夕焉顧諟聖天子之明命其將曰是天子之所以咨詢我者也始吾旣如是其對揚之矣而今之所以持其身以事吾君者其亦果如是耶抑亦其未踐耶夫伊尹之所以告成湯者數言而終身踐之太公之所以告武王者數言而終身踐之推斯心也君其志於伊呂之事乎夫輝榮其一時之遭際以誇世君所不屑矣不然則是制也者君之所以鑑也昔人有惡形而惡鑑者遇之則掩袂卻走君將掩袂卻走之不暇而又烏揭之焉日以示人其志於伊呂之事奚疑哉君其勉矣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某亦嘗謬承明問雖其所以對揚與其所以爲志者不可以望君然亦何敢以忘自勗

跋

跋陳少陽疏草

潘彙征

昔曾大父戶曹遊太學知名所交皆天下士諫議丹陽陳公尤以氣義相與公將上書叩闈過曾大父極飲而別書歲月石柱上其後石歸閩氏而遺墨亡矣大父清齋老人記宣和以後事爲詳尤喜言前輩出處每讀骨鯁集至諫議所上書必感咽不自勝顧彙征曰名節不可不立吾先世之志也彙征竊識之適尉句容諫議之孫一旦袖遺藁見過開卷端誦想歎風節因思大父之訓不覺涕零於戲公卿大夫甯欺君賣國而不忍失富貴布衣痛哭言事乃殺其身不悔不亦異乎雖然身可

殺名不可滅諫議之死將百年殘篇斷簡好事攘取之不翅若珠玉其與富貴而殞爲天下後世所羞道馨穢有間矣陳氏尙何憾

跋陳少陽諫草

趙時寶

劉陶抗章六館增氣未免有臣悲天下天下悲臣之言陳公此奏忠肝激烈輿觀自隨何壯哉公於宣和間詆斥奸京孽黼輩有中人所不堪者彼猶吞聲躑躅不敢擠之死地汪黃何物乃爲京黼之所不敢爲而爲之投之豺虎吾知不食其肉雖然公之死得與龍逢比干含笑於地下義士何悲焉悲夫公之言不售中原數千百

萬生齒一朝淪於金狄嗚乎痛哉

跋宋太學生陳少陽建炎第三書刻

祝允明

陳公一死光燭千古史記其所語高宗者在留李忠定斥汪黃及下親征之詔舉不進兵之將毋幸金陵二事其後乃言忠定請都江甯初奏之誤宜從後說卽此書也今人見其碎諫鼓齷內豎至輿襯俟戮疑其所言必巉絕近忤觀此稿開陳事體展轉曲暢其若是者哉史言八月壬午用黃潛善議殺東此稿書八月二十五日所作其日卽壬午也然則具草錄進與遇禍皆一日也

書中辭理明澈與其笑語收吏之言皆神度淵澄眞善處死生者哉書云儻蒙賜盡於陛下之威命則死實甘心或恐遭害於權臣之毒手則死不瞑目故盡言以求死生之決庶父母遺體不至曖昧而沒於是其死果得其素心矣書草石刻在鎮江郡庠四方學士猶罕見之太學孫育思和取拓本摹入木刻以便流布其志嘉而其力勞天下良心之同也予與贊其事刻成因稍志其故

重修延陵季子廟碑

蔣超

介丹陽金壇之交各五十里曰延陵有吳君季子廟云
自漢及今廟貌最古民間祈農望歲疾病禱祀遠近至
者無虛日君亦惠風甘雨默佑一方野蠶穡穀窮龜大
魚充溢於溪田巷陌之間其民樸而多壽豐財力穡而
恥末務酉戌以來老幼熙娛寂然不見兵革之事君之
祐民可謂至矣廟素宏麗亟修亟壞年來梁桷斑剝殿
宇傾頽不能避燥溼修士吳嘉侯患之安陽吳侯之鑠
適宰於陽捐俸倡首屬嘉侯董其事以君之靈克用有
成嘉侯屬余記之欲以修建本末載廟石不可不一至
其地孟夏之日乃肅衣冠過舊里西山送青溪溜縈注

高岡聳抱若阿若盤沸井流珠於右長橋虹貫於前廟
門軒敞巍殿三重崇宮崎嶇傑出雲表仰瞻儀像披袞
衣列班劔肅然如生露臺有奉夫子十字碑亭最巖紉
結丹紺耀日修廊蜿然環兩旁者九十餘楹厥後又有
讓王樓翼以邑大夫齋宮庖廬無不畢具噫君之
靈應與吳侯之勤民嘉侯之好義盡於此矣予獨思當
春秋時志興王室者惟吾夫子耳君爲文武子孫備知
三代禮樂又敘次當立以大聖人輔一賢侯足使東周
復興生民被澤僉然高蹈又處人倫骨肉之變此君之
大痛亦吾夫子之憂天下之不幸也雖然自君以讓德

顯天下沐其教者無智愚貴賤皆知重倫義輕祿位以推梨讓棗爲足欽奪芻穢骨爲可恥由其道可以無爭無爭無刑無刑無兵君所造於後世者豈止療疾苦而禦飢凶也哉以此思之卽受廟食千萬世可也詩曰粵有太伯國以讓延壽夢象賢曰有季存熠熠吳君惟義之耽腐鼠嚇鷓憫彼鴟頭當周之衰君爲同姓誅亂定王姬可不亡敝箠濁膠不救隘荒甸茅之西延陵之里佳城鬱葱穹窿厥祀冥靈蕃育豐年大有溪深魚肥土敦穀阜峩峩素王縞紵遺之赫赫穹碑蛟龍護之公孫嘉侯世奉君廟吳侯下車登良戢暴旣惠吾民亦謹於神運會適符各匯其源靈堂歲久欒樞漸傾乃命鼎新嘉侯董成風斤雨斲神輸鬼營鐵石犀壽髹彩晶瑩乃構元孱用表休尙夷清惠和君聖之讓粒我蒸民旣富且臧孝友睦婣以配神貺

墓表

陳少陽先生墓表

林魁

先生宋室之孤臣也愛國而忘其家愛君而忘其身愛道而忘其位愛義而忘其死大節清風昭回史籍貫徹宇宙君子之事於是乎畢然而耿耿之靈當不能無憾於九原者宋季姦壬暴棄社稷先生國學小士耳非有

寸祿之榮一命之寄毅然中流思以身翼九鼎倡六館
豪傑言人所不能言守人所不能守今夷考之使當時
少試則二帝可返九廟不遷所謂一言可以興邦也而
乃不用其言必甘心以快讒復而後已先生骨未冷而
狄人墟宋嗚呼可勝悼哉竊原先生之心誠以君父之
讐不可以不復中國之恥不可以不雪宗廟之尊不可
以蒙腥膻衣冠之化不可以易左衽深憂大懼精計極
言繼之以死庶幾賢相用而宗廟安夷狄亡而中國存
卽捐軀隕首含笑地下矣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先生其
以之卒之事去時非吾自享無窮之名君國無血食之

祀豈先生之初志哉此所以重爲先生興哀於千載下
也魁爲童子時讀宋史歷先生之傳捧卷泣下者屢矣
正德壬申來守是邦臨郡學閱疏草慄乎若挹生氣用
詢邱隴謂墜榛蕪進遙胄出家狀獲覩遺容暨就義始
末於是作文使丹陽令申理勒石墓門以弔英爽嗚呼
文山峩峩千載如見君子當望以茲石

戶部尙書儲公神道碑銘

王澐直

景泰二年辛未十二月壬申詔以禮部右侍郎儲公爲
南京戶部尙書時公已病不能朝遣其子韶鳳等詣闕
謝上聞命御醫陸道源等臨視予善藥且命毋強起必

重修丹陽縣志 卷之三十三 墓
全愈而後行公頓首謝勉藥食以副上意然疾日劇越
八月己卯語諸子曰吾一介書生而官至此死無所恨
但愧無以報朝廷爾曹惟勉於善而已言訖而逝訃聞
上爲之歎惜命禮部致祭工部爲治墳以葬儲氏世家
潤之丹陽蓋唐御史光羲之後公孝友忠信恭儉樂易
其事君事親施教臨政皆盡其道至於接故舊撫下人
亦各有恩意可謂篤實君子矣以明年臘月十八日葬
於其邑南郭之原立碑神道於是韶鳳等以翰林侍講
徐瑄所爲狀來請文予與公昔在翰林實相好奚可辭
乃系以銘曰儲氏之先有家丹陽赫赫御史名顯盛唐

至公祖考世德相繼式篤生公文行之懿職教功成進
給事中直道正辭惟一其中經筵之英史館之俊公在
其中益克敬慎遂副地官庶政且宜督餉閩中寇難用
夷禮樂文章朝廷所出公左厥司煥然可述司徒之拜
寵命自天百未一施胡不其延哲人云亡君子所慨哀
榮始終聖德之大穹碑巍巍刻此銘詩垂耀後來百世
之思

戶部尙書沈公神道碑銘

徐有貞

成化二年十二月甲辰致政事戶部尙書資善大夫進
榮祿大夫沈公卒於丹陽居第之正寢踰年而訃聞天

子悼焉遺官諭祭者再襄事有日於是公之壻儲韶鳳述其事行與公之子悅等請銘於墓道立碑以爲不朽圖惟沈之先有彬者仕南唐爲吏部侍郎遇異人有所傳而歸隱其葬也有異聞世傳以爲仙去蓋公之遠祖也公爲人魁梧倜儻器宏識遠度量恢廓表豪岸而裏寬和多籌略善議論喜功名而尙德義謹大節而不拘細行方人者謂其有唐郭元振宋張齊賢之風焉自其初筮仕及致政幾五十載歷事五朝薦陞華要遂掌臺省其在大同身任邊寄之重者二十有七載前後所承璽書三百餘函而所上章奏及干凡軍機糧餉悉歸綜

理將吏賴其調御兵民賴其撫綏士大夫賴其存問薦揚居常不以武衛廢文教修文廟建經閣興學育才孳孳罔怠至於臨危處變拯敗拯僨爲功惟多所以能副上之重託卒成完鎮以保身家及其晚歲起自休閒入主國計精力未衰恩眷方盛而公深惟止足之戒引年而歸乃復進崇階享高壽始終之際哀榮備焉於呼君子謂有厚德者必有盛福公於是其庶幾哉銘曰逖彼沈宗維姬文裔有本有支衍於百世丹陽之沈蓋出諸梁粵有仙彬顯於南唐維司徒公實爲厥亂繇微而彰古以今振自公之少對揚王廷及其長也倏起儁聲乃

自州佐升於郎曹如歷階然愈涉愈高遂參藩政於彼齊魯東人仰公若父與母公才受知實自文皇暨於仁廟彌承寵光爰簡爰畀參贊戎事北門管鑰惟公是寄公在大同閱三九年功以日奏官以歲遷迺地卿迺掌臺憲事我五朝一惟公眷先帝北狩國難方殷公於其時以憂以勤如彼陳平潛施秘計惟君是急違恤其弊何彼危機履險如夷松柏其操歲寒乃知公初乞閒在景泰間謂其自逸老於家山及帝復位公亦復起義重君臣謹茲終始彼驕以亡公讓以免善斯與同惡則靡染進禮退義生榮死哀公實有之夫何歎哉苑苑隆岡佳城攸造我爲公銘千古有耀

丹陽丞閣公衣冠墓碑

葉鎮

閣公諱玘字大輝陝西綏德州人也由太學生授丹陽丞丹陽鎮江屬縣密邇金陵據東北之要當水陸之衝矧爲財賦之地士客往來之絡繹供輸徵集之浩繁必官得其人庶少與民休息丞實令之貳每難得人公之來官首以安民爲念交歡令長協恭贊襄煦濡擿剔撫字休養之功與有力焉嘗權攝縣事暨督徵稅糧凡有委任必殫厥心力不倚勢以張威不集事以干譽不剝民以媚人敲朴之聲罕聞請託之門永杜施措之間無

重刊... 卷之三
少騷擾民心翕然由是德譽日彰而公處之澹如也正
德丁卯歷任餘三載時侍御饒公來按是方薦擢賢能
官屬疏名上聞公冠諸首適嬰病未幾竟卒於官士庶
痛惜不已饒公聞之亦再三嗟悼尋又檄下令縣厚加
賻贈齋發家屬扶柩歸葬於時耆宿若陳佐者數輩因
閭閻細民自公之沒彷彿若有所失相謂必請留公之
衣冠葬而爲墓立石以表之俾目之所視如忽見公庶
慰眾思且將來亦因得聳瞻顏面緬想真德眾謀允諧
具以赴縣白令一時官僚俯徇輿情皆諾而許之乃相
與經度而義民孫銳暨姪孫紀願捐地一所以爲墓墟

墓成命工伐石豎碑於塋域以表墓而覆之以亭又於
其前距碑亭數步許豎門以表墓道乞辭於予辭曰吁
嗟斯邑庶事環積不已誅求罔匪財力民力困疲誰爲
休息公來丞茲軫念瘡痍周旋佐令撫而摩之事惟盡
職心靡營私當暫署篆暨專徵賦委任分理凡百庶務
不事筭筮無容賄賂惟公風韻春靄水清當道論薦首
疏其名嬰疾遽逝聞者失聲民自公沒如失所得爰葬
衣冠表墓立石自今慰思將來想德

檄

討李自成檄

葛麟

天地之所以常存者正氣人類之所以不絕者彝倫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肇迹金陵論者咸謂開闢之功
高於神禹得國之正遠過殷周成祖文皇帝卜洛上游
遷都幽冀上配太祖之創垂下啓諸皇之繼述自是以
來歷年三百人不知兵傳世十六君無失德凡我臣庶
當思閭閻之家河山帶礪鐵券金書爵祿三百年者伊
誰之恩紳衿之家禮樂絃歌衣冠俎豆雍容三百年者
伊誰之教耕農之家盈箱滿廩樵歌牧唱優游三百年
者伊誰之德商販之家通財聚貨輦帛航金豐樂三百
年者伊誰之功吏役之家官親民畏食賦代耕鮮肥三

百年者伊誰之賜僧道之家紺宇琳宮方袍法服珍供
香廚高坐三百年者伊誰之惠一男一女莫非皇明祖
宗之所涵育一草一木莫非皇明祖宗之所培植真德
同天地恩逾父母存則我民宜與之俱存亡則我民宜
與之俱亡者也況乎普天率土大義難逃上天下澤定
分不易祇以太平日久文恬武嬉習俗相仍官貪吏狡
旣驅民而爲盜盜愈起而民愈貧猶加剝削旣輸賂而
得官官益尊而賂益盛更肆欺朦九邊不守門戶紛紜
四維不張線索聯絡衣冠豺虎咀嚼生民詩書禽獸敗
壞軍國何怪乎潢池之嘯起銅馬之囂陵也哉然此皆

羣臣之臯而非我皇上之咎也我皇上御極以來深知積弊屢敕羣臣勤儉以爲天下先而羣臣之奢淫不改孝敬以爲宗廟主而羣臣之悖傲益深蠲租之詔屢下催科者仍肆鞭笞恤刑之旨屢申讞決者更加鍛鍊誅貪非不嚴也顧羣臣盡貪而交庇其貪卽有不貪者亦不能久立求賢非不誠也顧羣臣皆不賢則無由得賢卽有眞賢者亦不能大行所以府縣欺撫按撫按欺部院部院欺宰相宰相欺天子以致羣盜嘯聚山林流氛橫蹂直省若逆賊李自成者生原猥賤屢犯刑章性實兇殘敢爲惡逆屬遇泯焚之日糾聚暴亂之徒出入關

河侵陵楚豫攻城屠邑生民之肝腦皆塗議餉籌兵天下之脂膏半竭以致神京覆沒先帝升殂羣臣欺蔽之禍至是而莫加流寇橫行之勢至是而已極凡我臣民各懷血氣目擊廟朝之難自應不共戴天共報祖宗之恩何惜本來一死顧身家者何異冥頑戀妻子者不殊禽獸伏願我邦義士共申盟誓志滅妖氛永綏帝室勇者効力一呼而猛士如雲智者獻籌一集而謀臣如雨輸芻粟以餉義旅豈獨秦民鬻釵釧以供軍資豈無呂母起樊噲於屠狗竟作于城出韓信於釣魚堪爲佐命郭汾陽岳忠武不妨擢於死臯之中魏文貞姚少師亦

可興於僧道之列九流三教共襄大義於千秋踐土食
毛思報國恩於此日今者天心將轉逆貫已盈赤眉入
都以後勢卽離披黃巢僭號之餘黨隨敗滅流賊果能
反正不過殲厥渠魁叛兵如肯從王卽是同袍大俠義
旗電指不赴者定有殃刑大檄雷傳奉行者慎無稽緩
札

復某大尹手札

姜志禮

公莊一事舊無此名有之自任怨任勞名令李愛泉諱
學道父母始夫愛泉之有公莊也非愛泉意也衝煩不
及良鄉涿郡而獨著於雲陽實以坊支班支無出民不

勝苦而名令愛泉公身任勞怨復湖濟運灌田有大功
上臺以此酬之而愛泉受之然受之有名者亦以坊支
班支受之也何謂坊支坊長備酒席折席之儀送過客
及鄉飲酒禮進表諸費計費亦不資至年終具領庫空
不能給與何謂班支點定吏農數名輪辦下程送過客
經年費亦不資亦至年終具領庫空不能給與後龐撫
臺心庵公諱尙鵬廣東南海人蒿目江南郡縣支用公
費錢糧瑣碎未易消算奏請欽依行一條鞭法條鞭法
行而坊支班支革矣朽生髮未燥蓋熟聞之而事屬公
家莊田因循未革致謀佃湖者藉口湖復則水淹公莊

不便朽亦心知而云理勢自然無足異者適際數年蝗
早有田無租有名無實何以莊爲又計父臺清廉佳譽
爲三吳第一流考選在卽而相國元老周公自言復湖
嚴禁出於其手父母考選有言責行且侍御屏入坐論
卽有公莊在亦留與後人父母無所取之後來令無不
以廉明自愛決不至如前此賣湖之贓令附逆璫以得
侍御雖漏追贓而不能漏逆黨惡名也善乎丹徒父母
謔曰我恨不能照丹陽賣湖之利賣一揚子江以供考
選之費也今日父臺虛懷采之而力行之竟不再計而
申詳請革於當事三吳四海有如此之清吏乎不然公

莊不革再無革侵之理子輿氏言王曰何以利吾國大
夫曰何以利吾家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
有革佃革侵之日乎謹伏妄言之罪併謝納諫之虛生
老矣何緣而遇父臺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呵凍悚惶

